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冬

Dongzhi

李国彬◎著

至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冬至

Dongzhi

李国彬◎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至/李国彬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396-5133-0

I. ①冬…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176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朱寒冬 何 健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2.5 字数:32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陈田

委 员：陈田 季宇 吴雪 王章好 王艳 江枫 许辉

编委会

总 监：吴雪

主 编：许辉

委 员：吴雪 许辉 何世华 唐先田 段儒东 赵凯

特约编辑：祝越 余同友 匡妙妙 刘文婷

第一章

新建的皇水大道,实际上是皇水城中城项目的外环路,此时,两边还没栽上树。在这八月,在炽热的阳光下,皇水大道像是一把刚磨过的刀,明晃晃的。为了省下打的钱,孙可姿沿着这条大道一直走到天池小区。

孙可姿找到天池小区 F722 星座后,刚拐个弯,就听沙粒家的门嘀咕了一声,然后向外开了,她正想喊,却立刻张大了嘴巴。她看见,一个戴墨镜,手腕上叼着一只黑皮包的男人正从沙粒家的大门走出来。这个男人她认识,是兴业建材集团的老总,叫鲁大昌。

孙可姿的右腿轻轻地悬置了一下,最后整个人向后退了一步,这样,一个墙角就把她结结实实地包藏在了怀中。

不一会,孙可姿听到沙粒也走出来了。沙粒在门口压低声音对鲁大昌说,集体婚礼的事你给我办好了,要不,我把这个送给你老婆,让她成为你的前妻,还让你割地赔款……

鲁大昌个子高,忽然看见仄在墙角的孙可姿,整个人一下子被噎在那里,哪还敢去攘沙粒的话,头一低,走了。走时,他的脚上像是长有巨大的蹼,发出卜嚓卜嚓的声音。

鲁大昌的神情让沙粒敏感起来,她把身子斜着溢了出来,一些视线就被她收了。孙可姿不好躲了,忙微笑着向沙粒挥了挥手,像是刚到这里的樣子。

沙粒忙将手里的卫生巾塞进门边一只垃圾桶里,然后向孙可姿打了

一个响指,算是打招呼了。见孙可姿走近了,沙粒一边将孙可姿向家里领,一边说,是我三叔。孙可姿想哦一声,但是嗓子像是被两只尖细的指头捏住了,没响开。沙粒看着孙可姿的眼睛说,宝贝,我这样说你会相信吧?不相信更好。坐吧。

孙可姿是第一次来沙粒家,室内的豪华有点超乎她的想象,惊羡之下,心头也掠过一丝淡淡的妒意和自卑。孙可姿坐下后,一边四处地看,一边让人不易察觉地轻轻叹了口气。

沙粒忙了一会,端上来两杯咖啡。沙粒说,Kopi Luwah,苏门答腊的,每磅售价三百美元,目前是最贵的咖啡了,我只给干净人喝。孙可姿笑了笑,心里掠过一阵温暖。她知道沙粒一直在攻读新托福考试的Listening(听力)和Speaking(口试)部分,这个Kopi Luwah被她说得真地道。

沙粒点上一支金黄而细长的女式香烟,吹了一口烟说,这种烟叫Davidoff,中文叫大卫杜夫,也是我的最爱,滋阴的,要不你也来一支?宝贝,你脸色不太好,好久没做爱了吧?

孙可姿瞪圆眼睛看着沙粒,一副生活在液体里的样子。最后,她笑着推了沙粒一下。不过眼前的沙粒的确让孙可姿心仪。发髻高盘;眼睛、口红、睫毛都打理得恰到好处;手腕上戴着几款颜色各异的镯子和手链,其中一条白金手链特别显性;细长的脖子上箍着一条目前市面上最为流行的十二星座项链。这种项链并不值钱,但是饱蘸民族风情,温润的光泽里透着一种古老的神秘,似某个民族的呼吸,又似某种文明的反光,看后会让你意乱情迷。仿佛被某种力量紧紧裹挟着,孙可姿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并且终于想起来了:此时的沙粒特别像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中的冷美人杨丽萍。沙粒,你真漂亮!孙可姿脱口而出,同时也因为羡慕和感喟又做了一次轻轻的叹息。沙粒很高兴。她说,宝贝,说我漂亮我相信。她拿过手机看了看,然后关机说,陪你说几分钟话。接着,她们细细地交谈。

孙可姿告诉沙粒,她是为考公务员的事来求沙粒的。因为她想让麦子和自己一起考,但被麦子拒绝了。之前,她以帮助楚湘水追麦子为条件,让楚湘水劝劝麦子,结果也失败了。现在,她想请沙粒出场,因为大学时,在她、楚湘水、麦子和沙粒之间,沙粒是大姐大。

听孙可姿是为这个事找自己的,沙粒突然冷笑了一声,然后不再说话,两只眼睛盯在烟火上,目光虚晃起来。那烟火则半死不活的,如一枚烂了很久的红豆。

沙粒的不屑和漠然让兴冲冲的孙可姿有些意外和尴尬。她脸倏地涨红,目光怯怯地看着沙粒。

沙粒感觉到了孙可姿的孤独,便微笑着问,没想过自己当老板吗?

孙可姿面有难色地说,也想过……只是店面大了,没有那么多资金;店面小了吧,又赚不到钱,还得把人盘缠在里面。

沙粒想了想,看着孙可姿的眼睛,口气异常认真地说,不过……还是可以保持独立人格的。

孙可姿费力地想着沙粒的这句话。沙粒看出来了,她引着细长的颈子,轻而迅疾地吻了一下孙可姿的额头,突然改变了口吻说,宝贝,各行其道嘛,公务员倒是真的很适合你。有多大把握?

沙粒的问话提醒了孙可姿,不是因为她已经为这种考试准备了一年多,而是她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于是她提到了衣龙堂。她说,三个月前认识的,纠缠我也有三个月了,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我送花。一个礼拜前,他听说我是大学生,特别吃惊。他说他为我难受,想拉我一把,于是就邀请我参加这次公务员考试了。

当衣龙堂的名字被孙可姿说出来时,屋里的空气好像被烫了一下。沙粒显得十分诧异,她看了一眼孙可姿,继而低下头问,是市委大院里的那个衣龙堂?

孙可姿点了点头。沙粒的反应以及兴奋让她有点不安。

沙粒则陌生地看了一眼孙可姿问,他追你三个月了?他说他会帮你?

孙可姿又点了点头。你认识他?她忽然这样问沙粒。

沙粒将手里的烟翻转了一下,冷笑了一声说,何止认识?她是追腥族,腥臭的腥。不过,一年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自从他被吴家根封为皇水市市委秘书长兼皇水市城中城建设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后,一切都变了,他开始到处下卵,像只眼角糜烂的蝇子。

孙可姿似乎对沙粒的这番饱含揶揄的话并不在意,也不感兴趣,只是有点亢奋地甚至带点炫耀的口吻说,是的是的, he现在是城中城建设指挥部的常务副指挥,这次,指挥部要招一批公务员。他说,如果我能参加面试,他就要。

沙粒冷笑一声,又不说话了。

孙可姿不自在起来,忽然觉得事情复杂了许多,心中有点莫名其妙地懊悔。这时,沙粒将手里的烟又翻转了一下,喂,衣龙堂上了你?她突然这样问孙可姿,口气像在开玩笑,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是极不自然的。

孙可姿先是一愣,然后似打似推地揉了揉沙粒一下,笑着嗔怪说,什么呀?这么说着,脸上红得发亮。

沙粒并没有躲开,而是咬了下嘴唇问,你对这件事,或者说对这个男人怎么看?

孙可姿笑了笑,像是很明智地说,他就是想要我做他的情人,这个我很明白。在卡斯特,有男人要你做他的情人就算是很优雅的了。

卡斯特是皇水和南京交界处的一座最大的休闲娱乐城,孙可姿曾经在那里做过事,她这么总结出没于那里的男人,还是极为传神的。

哼,情人?汉语真诡诈。这时,沙粒轻轻地点了一下烟蒂说,实际上就是要跟你睡觉。你是怎么想的?

孙可姿脸上红了很久,然后尴尬地笑着说,那怎么行……太齁齁了吧?

沙粒吹了一下烟灰说,问题是你在这个观点上能站立多久。实话跟你说吧,衣龙堂一直在追我。追不到我,他就一边对别人说,我沙粒是皇水市最乱的码头,一边又扬言一定要把我收为他的第 100 房情人。哼! 100 房情人,我忽然觉得,一个女人去跟猪、跟狗 Mating(交配)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和衣龙堂相比的话。现在好了,关于衣龙堂的 100,你赶上了。哦! 我这可不是幸灾乐祸呀!

孙可姿实在不能相信沙粒会说出这种话,眼瞪得一溜儿圆,神情如同弃婴。

这时,沙粒冲孙可姿点了点头说,听着,我们作为女孩,这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烦恼:一是月月必来找事的 menstrual(月经),二就是碰到衣龙堂。我告诉你,衣龙堂追不到你是永远也不会罢休的,考公务员这件事,就是他在狂追你三个月而不得后抛给你的又一个诱饵。衣龙堂是何许人也?他就是个流氓政客,是一个脏、乱、差极为严重的人。考公务员这件事,对于你来说,看似柳暗花明,其实是大难临头,你躲不及就会溅你一身脏。Must stop(必须停止),ok? 你苦读了四年大学,能听得懂我最后一句话吧?

听沙粒这么一说,孙可姿落寞起来,自然不好再谈请沙粒劝麦子陪自己考试的事了,眼睛里也越来越清淡了。

两人沉默了片刻,沙粒说,麦子在南京十三钗影楼已经做到下关区的片区主管了,我几次用高薪钓她,都没戏。你这狗屁公务员才几毫钱,她根本就看不上。还有啊! 不知麦子有没有跟你说过,她和楚湘水都考过公务员,就在南京考的,双双死。楚湘水说,公务员考试就是百慕大,此生万万不敢再去送命了,呵呵呵……

沙粒的话、沙粒的笑,像一把盐,把孙可姿腌得扑簌倒。两人之间的气氛渐渐地凝固起来,一南一北地坐着,几乎到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地步,再看那一墙的影子,俨然就是一对儿剪纸。

第二章

孙可姿回到家时已经六点了。孙可姿的家在消防队后面的一个高坡上,那是一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没有颜色,看上去枯竭而破旧,灰突突的像个得了肺病的老人。高坡上有五十二级台阶,爬完高坡后,就可以看到两棵大树。有一棵树缺水了,又遭了虫子,正在死;另一棵树上挂着各种牌子,牌子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要求合租房屋的,有包查二奶的,有速办贷款的,有征集卵子和精子的,有要求私下调换心肺的,有要求代为强奸的,有卖旧家具和女人的,还有求死婴和胎盘的。有一个牌子最显眼,牌子上有孙可姿母亲写的四个字:向我降温!

这一排房子有九间,住着三户人家。孙可姿家住在最东边。走到自己家要经过一条混乱、潮湿、幽暗而逼仄的巷子。走在这条冗长的巷子里,孙可姿能闻到浓郁的中药味和尿液的腥膻味。这使孙可姿不得不一边走,一边紧紧地捏着鼻子。

到了自家的院门时,孙可姿吓了一跳,她看见母亲正站在门后面,毫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孙可姿连连吐着气,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胸口,嗔怪地说,倒!妈,你吓死我了。

孙母六十多岁了,七年前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人像一张弓,又被拉满了,那后背便可怜地向前绷着,整个人都快不够一米二高了。头发早就被日子漂白了。脸上大一块小一块地全是那种褐色的斑纹,稍远些,能

感觉有一群黑蝴蝶在她面前忽上忽下地飞。看人时，目光中充满了疑问。反应有些迟钝抑是不自信了。平时，孙可姿跟她说话，她总是要问两次，其实她一点都不聋。

现在，听女儿怪自己，孙母说，驴蹄子这么响，我早就听到你进巷子了。快吃饭吧。

孙可姿便洗了把脸，然后坐在小桌子旁默默地吃了起来。

孙可姿吃饭时，孙母拉了条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一边看，一边用苍蝇拍子给自己扇着风。孙可姿抬头看了孙母一眼，她发现母亲的眼圈是青的，就说，妈，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说完，又低头吃她的饭。这时，孙母问，麦子还是不愿意回来吗？

孙可姿没有吭声，只顾大一口、小一口地吃，忽然觉得母亲的目光仍然在自己的身上，便淡淡地说，算了。

孙母好像生气地说，不来就算。老虎不敢骑，还不敢骑驴吗？不就是考试吗？我们自己考。

孙可姿见母亲在抱怨，就为麦子开脱，好啦，不知道就别瞎怪人家。麦子在南京做得那么好，都拿年薪了，换我我也不想动。

孙母看着女儿，忽然想笑的样子。这被孙可姿看见了，孙可姿警觉起来。突然，她的眼睛停留在了柜子上。接着，她一脸惊喜地大声地问：妈，那是谁的包？

孙母扑哧笑了。

孙可姿一下子站了起来，然后向自己的卧室跑去。随即，卧室里传来两个女孩欢快的惊叫声、打闹声和嬉笑声。

是的，那包就是麦子的。

这些日子，孙可姿邀请麦子回来考试的事，孙母都看在了眼里。当她听说麦子不愿意回来，当她知道女儿请不来麦子或者说当她知道麦子陪女儿考试对于女儿来说非常重要之后，她开始行动了。昨天，她以自己有

病和想念麦子为由,和麦子通了话。于是,今天上午,在孙可姿去找沙粒的时候,麦子从南京匆匆地赶了回来。

孙可姿家里的光线非常差,气氛阴郁而潮湿,孙母和麦子坐在一发黄的照片下说话。这张照片上的军人是孙可姿的父亲,工程兵,早在孙可姿三岁时就过世了,算烈士。目前,没有工作的孙母靠国家《烈士褒奖条例》生活。很快,她们就谈到了考公务员的事。孙母语重心长地说,丫头,不要糊涂油蒙心!你在南京就是拿一百万,就是吃得胯骨大,也不能和公务员比一次。是铁饭碗啊!娘老子也体面,出去一说,四面发光的。跟人家后面打工算什么,人家屋檐下漏水,你能喝一滴,人家的屋子要是倒了,你也就倒了。

见麦子不为所动,孙母便蹙起了眉头,然后哭丧着脸,数落起女儿来。说孙可姿如何高不成,低不就。说孙可姿跳槽的次数就如乡下人治狗跳子,来来回回的,也不知跳了多少回了。然后又说孙可姿因为工作不如意,如何常常回家哭泣,如何常常回家羞恼自己……说这些话时,她在喝着稀粥,那粥太稀,明镜似的汤里也没有什么内容,她用筷子哆哆嗦嗦地打捞时,那几粒米就像是惊慌失措的小鱼儿,满场子躲藏。

就是这情景,麦子就挨不过去了。她忽然能理解这个公务员身份对孙可姿是多么的重要,忽然感觉到这次考试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孙母还没落泪呢,她倒是先自把眼泪流得稀碎,结果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章

经过二十多天的复习,孙可姿和麦子在皇水市七中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最后一场考试刚结束,麦子就向公司续了假,然后去北京看父母去了。

麦子走后,孙可姿一天也没有安生过,她每天都在纸上算分。一会儿高几分,一会儿又低几分。整个人也是一会儿成了正方形,一会儿又成了长方形,如同有一把锤子在她头上砸来砸去的。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孙可姿终于等到了衣龙堂的电话。衣龙堂说,你进入候补了。

衣龙堂告诉孙可姿,这一次皇水城中城建设指挥部共招录三名公务员,目前,第一名、第二名的考生都比孙可姿高出十几分,第三名比孙可姿高出八分,也就是说,只有第三名不能通过面试,孙可姿才会有候补的机会。

第三名是谁? 孙可姿急切地问。

衣龙堂翻了一下手上的资料,然后告诉孙可姿,姓麦。

孙可姿一怔,麦……她几乎叫了起来,但终究克制住了。

麦子。衣龙堂报出了名字,这和孙可姿想的一样,孙可姿一阵眩晕。这时,她好像听衣龙堂说,小孙嗨,晚上我请你喝茶。对衣龙堂的这个要求,心乱如麻的孙可姿没有回答,而是轻轻地挂掉了手机。

孙可姿回到家后就躺下了。

孙可姿躺下后不久,孙母打外面进来了,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孙可姿身旁。孙可姿感受到了,早已储满眼眶的泪水汩汩地流了出来。这时,孙母很响地喷了喷嘴问,成绩下来了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孙可姿并不回答孙母的话,眼泪流得更急切了。孙母的两只手便紧紧地绞在一起,手背上的老人斑像是要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屋里很暗,有些黑蠕动着就吃掉了她的半张脸,明亮的那部分的褶皱就显得更加确切和真实了,像是坚果的核。

或许是母亲的长时间沉默让孙可姿担心了,孙可姿坐了起来。她开始主动和母亲谈考试的事,其中她提到了麦子。那时,“麦子”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时显得又苦涩又艰难,像一枚尖锐的刺,深深地卡在了她的喉头。接着,她又提到了衣龙堂,提到了衣龙堂邀请她晚上出去喝茶的事。她知道母亲守旧,就说,妈,我不会去的。她不想在这个时候让孙母更加焦虑。

孙母沉默了一会,忽然说,可可,去吧,一生的事情不敢错过的……去吧……

孙可姿感受到了母亲语意的艰难,她摇了摇头说,就算去了又怎么样?成绩都写在纸上,总不能我变成第三名,麦子变成第四名。

孙母说,既然人家叫你去,就会有办法给你,也许会再多招一个呢。这不就娘家有了,婆家也有了么?

孙可姿心上一动,想到这次是衣龙堂牵头招人,母亲的话也未必没有可能。

看出了女儿的踌躇,孙母再擂上一记鼓说,听妈的,去吧,这是人家请你去,事事好说。等你去求人家,就事事都不好说了。

母亲的话让孙可姿激灵了一下,但是忽然想到自己当时没有答应衣龙堂,她的眼睛又空洞起来。

知道了孙可姿的这个心思儿,孙母却像神一样摇着手说,没事没事。

不出孙母所料,下午两点多钟,衣龙堂果真又打来了电话。他郑重其事地对孙可姿说,事情不能再拖了嗨,要抓紧运作了,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方便的话抓紧来。

接完衣龙堂的电话,孙可姿把衣龙堂的意思说给母亲听,然后手足无措地看着孙母,由于紧张,她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孙母马上说,快去吧。他一个人在家……快去吧。

不。孙可姿一把扯住母亲。在卡斯特休闲城期间,孙可姿最怕看见衣龙堂那副鼯鼠般的眼睛。现在,衣龙堂说他一个人在家,打死她也不敢单独赴约。

母亲好像不高兴了,脸上披挂起来,难看得很,又说了许多诸如不灵活、不懂世故的话。说归说,最后还是答应了孙可姿,陪她去见衣龙堂。

因为衣龙堂有看新闻的习惯,晚上七点半之后,孙可姿和母亲在商之都买了四瓶茅台酒、两盒茶叶、一条价值八千多块钱的金项链,再带上两千块钱,向衣龙堂家走去。

叫开了衣龙堂家的门,果真只衣龙堂一个人在家。电视里早就有几个人坐在那,七言八语地在谈北京奥运会的事。一个款式很蠢、价格不菲的老式音响正在放着音乐。乐曲也有些老了,有个女人在里面气喘吁吁地唱,听那喘气一般的发声应该是邓丽君。屋里好像还洒了香水,空气有些黏稠和虚假,是一种淡淡的狐骚味。茶几上摆放着水果和点心,水果刚洗不久,上面的水珠一晃一晃的,似落非落的样子,让人揪心。两杯咖啡显然刚倒好不久,在或浓或淡地冒着热气。

见是孙可姿和母亲一起上门,衣龙堂明显一愣,心情立刻像一枚玻璃球掉在了地上,跳了几下后就劲头越来越小地滚到了一边。但等他看到被手里的东西坠得有点沉的孙可姿,又见孙母一进门就用一种充满暗示的动作将一个纸包包压在了茶盘子下,他的眼神立刻如同上了蒸笼,慢慢地就热了起来。于是,宾主就位后,他就谈起了孙可姿的事。

这个麦子你认识吗？衣龙堂问，乜着眼看着孙可姿。我看了她的报名表，她也是皇水学院毕业的嗨，和你学的是一个专业。

孙可姿滋味寡淡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衣龙堂把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自己的鼻尖上，停顿了一会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捞这个事。

孙母感动地说，诶诶诶……

而孙可姿则轻轻叹了口气，眉头锁得结实且错落。

这时，衣龙堂问，这个麦子在大学时有过什么不良记录吗？

孙可姿忙摇了摇头。孙可姿在摇头时，孙母就死死地看着女儿，见女儿除了摇头就再也没有提供出什么新的信息，她失望地把脸转到了一边，然后拖拖曳曳地叹了口气。

衣龙堂也低下了头，做苦思冥想状。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问，这个……她的身体有问题吗？是否得过什么病？

孙可姿先是疑惑地看着衣龙堂，然后将目光落在了地面上。坐在一旁的孙母则急切地紧张地看着女儿，见女儿在那沉吟，连忙说，你衣叔问你话呢。嗯！这时，孙可姿让人难以察觉地叹了口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孙母。孙母焦急地跺着脚说，快说呀！你衣叔问你呢。嗯？

孙可姿又低下了头，坚持了半天，极为艰难地、声音极其微弱地说，好像——得过——肝炎——

孙母的眼睛像灯一样，立刻被女儿的这句话给点亮了。她盯着衣龙堂看起来，目光像只饥饿的黏虫。

衣龙堂奇怪地簸箕着嘴，点了点头。

不过……这时孙可姿突然像为麦子辩解似的说，是急性的，很快就好了。

衣龙堂又点了点头，没吭声儿。孙母却从衣龙堂的这种矜持中看到了镶金镶银的部分，她下意识地欢欣了一下，但是又似乎觉得不妥，也矜

持起来，而坐在一旁的孙可姿的脸则涨得发紫。此时，她隐约地感受到了衣龙堂打听这些事情的目的，心里有些难受和不安。这时，衣龙堂站了起来，他走到茶几前，找到那只纸包包，拿在手上看了看，然后对孙可姿说，小孙，这就要看你的命了嗨。过去，市里招考公务员常碰到这种情况，譬如，你是第一名嗨，但是，只要被人写了人民来信，那就悬了。招考单位在这种事情上，可是有信必查，有信必复的。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好是吧，嘻嘻……

说到这，他走到孙母面前，颠了颠那只纸包包说，酒和纪念品我收下了，这个带回去。说着，把纸包杵在了孙母的手里。

啊！那不行……孙母好像要被人往井里推一样，沙哑着嗓子，几乎是叫着说，她叔，你要是嫌少，就别收。

因为孙母的声音有点高，衣龙堂向门口警觉地看了一眼，然后满脸带笑地小声说，我没有拒绝啊。不过嗨，这个我是不能收的，有条例，严得很。我犯错误了，谁来操心小孙的事？

孙母默算了一下，连酒加项链也有一万大几了，这个数放在事上也能压得一头翘，只假意地推搡了几下，便把平平整整的纸袋握得如一只皱巴巴的囊了。

回家的路上，孙母开始神气活现地帮孙可姿分析衣龙堂的话。她告诉孙可姿，这个人是绝顶聪明的，说出来的话一句都沾不上自己，一句又都不带糟践的，就看你怎么悟道了。

心事重重的孙可姿不理母亲，孙母就盯着孙可姿的脸看，显然是在等孙可姿表态。见孙可姿一直不说话，她就感慨地说，可可，你可看到呢，现在找人办事多难啊！今晚，你妈把药罐子钱都供上了，也就买来了人家这一句话。唉！

孙可姿深切感受着母亲这句话的压力，显得更烦了，更沉默了。孙母显然是耐不住了，她急切地问，你懂呢？